古今法制

續文獻通考序

治天下有道因是已夫因未易言也有不可不因之迹若禮樂制度文章爲前人所已損益以遺後世之章程者是也又有不可不因之心若精

神心術之微以主宰於禮樂制度文章之間得之則以王道而成王化不則權謀功利雖一匡亦仲尼之徒不道是也然其迹與心譬則樹木然必培其根而後枝茂又譬則

導川然必濬其源而後流長故仲尼論世不廢損益而因先之子輿則单言因曰因先王之道若爲髙之因丘陵爲下之因川澤然豈故若氷炭之不相投枘鑿之不相入我

知之矣仲尼懼道不行故詳言因與損益以言政子輿懼襲義者紛如故合不忍人之心與政以言仁總之道不離因而因不離心者近是宋儒馬貴與以杜氏通典僅自上

古迄唐天寶采經史百家爲文名臣奏議及先儒評讚爲獻上下數千年終宋嘉定亦核矣而生丁宋末故畧嘉定以後不及金元我

明

高皇帝開天啓運

列聖肇述宏脩諸賢翊贊其禮

樂制度文章之精軼唐虞陋

宋元郁郁乎盛矣

昭代文獻又烏可無稽此雲間

王元翰文獻通考所由續也

元翰故同余舉進士又同應
召余給事
禁中元翰爲西臺御史日相
與聚談今昔典故乃元翰則
慨仲尼說禮憂杞宋無徵由
文獻不足以不大用於世益

肆力搜羅且四十年遂成此考示余余卒業而抵掌快之蓋輯遼金元與
國朝典故併詳嘉定以後而增節義氏族六書讞法道統方外諸考其以節義附學校氏

族附封建考書附經籍謚法附王禮考黄河太湖河渠附水利海運附漕運之末蓋各有深義若曰此枝也而非根也流也而非源也所損益之迹也而非可因之心也故所

重於道統尤詳夫道統關世
運隆替係理亂興亡之故前
考未載後有述者第詳堯舜
禹湯文武而以宋儒直接漢
代漢唐以降無及焉然漢唐
表章講論之功亦豈容泯故

以道統附帝系以書院附學校又以仙釋附四裔令不與吾道角庶幾道統之傳與帝系不朽得其根而枝可茂也得其源而流可長也得其心而迹可牢也然則元翰衛道

為天下之意將令後之君子從巍乎煥乎之成功文章而遡蕩蕩無能名之精以闗雎麟趾之意而考周官之法度也寧若於無可因也乎哉易畫損益二卦而其指乃在自

上下下天施地生堯雖無能名而史贊其仁如天夫非仲尼子輿所欲因者耶故曰治天下有道因是已考凡二百五十四卷授諸剞劂者

督撫南畿曹公時聘按吳直指

前何君熊祥令馬君從聘趙
君之翰周君家棟而監督經
營則知郡事許君維新也元
翰名圻嘉靖乙丑進士提督
湖廣學校按察司僉事
萬曆癸卯孟春上浣之吉侍

經筵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
院掌院事左都御史關西溫
純序

續文獻通考叙

不佞誦法孔子孔子當周敬王之時去夏殷未遠文獻何寡寡也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非獨害己之以也當時國各

孫洲刻

有史則史之權散而不能合并為十二又并為七則史之國合而國之史未必合籍令夫子非删子則不能問官伯陽非柱下史恐亦不能盡攷禮蓋徴古

若斯之難也然試以世論周
千八百國之君界在梁冀
諸州者十九而王關未闢王
會猶未圖也赤白之狄玁
狁葷有之戎與中國語言
不通文教亦蔑焉非有謾

書歲纘亂華竊國拜竊我

仁義聖智之法也夏商

官倍周官三百六十屬刑政

尚簡不繁非有車載斗量

遞更而遞變也晉之大也而

不得觀易象春秋吳之強

也而不得覩六代禮樂非有今日之家六籍而户百家以及雲笈貝葉之影也緐並以譚有能上下今古蒐收並蓄以爲後世考禮準繩也者信之術矣余師

名

洪洲王公雲間博雅君子也懸車之暇乃取馬氏通攷而續之余觀其書大都𥠖通典而祖貴與且既已搜三史羅二氏而獨於道統三致志焉遡源綴系激顯闡

幽以暨節孝忠憤之流裒然備矣說者謂貴與以明禮也幽閨巖穴與閩瀛洛之統視典制不倫乃余謂貴與而非明禮則可貴與而誠明禮也禮直文質三

統已哉尚書古史也精一
執中千古以為皐祖易談
天人春秋懼亂賊而韓宣
子乃曰周禮則禮固有在
哉且貴與不云爭經史傳
紀君以謂 文奏疏品評

吾以謂獻夫使蕞談瑣說并收方簡而紹明聖緒幽貞節憤之英頑且逸焉是貴言所言之獻而棄獻所獻之獻也豈不悖哉茲俊也洵可謂貴與忠臣矣柳

余猶有疑焉夏商之禮夫子能言則胸中有完禮矣何籍文獻而必欲徵之文獻無徵其所能言者何物也周之文獻徵矣乃不曰言周而曰從周何也今王公

遠規黃虞近纘嘉定乃
國家功令中秘典故靡不捆
載無論已舉夏商即生今
之世以言今者又何易焉
夫聖人以其精而印之文
獻故取其徵後世以其粗

而求之文獻故取其備且
聖人之言之也以用之也
四代禮樂發于爲邦乃不
得已而託微詞於定哀之
世以爲見諸行事可以觀
矣王公之讀考也柳豈徒

闞恵施之五車侈鄴侯之
萬架擁美馬杜蘄以爲考
古者筏乎夫亦未用之藴
蟠欝磅礴藉此以抒其藏
耳入五都之市者各厭所
欲而去鄧林之木棟梁宗

稍惟所取裁焉然則公雖不盡用其用於天下後世遠矣

萬曆壬寅歲季夏朔

賜進士第巡按浙江等處文林郎監察御史楚黃周家棟

撰

書續文獻通攷後

馬氏通攷以文屬之載籍以獻屬之奏疏論讚之類夫奏疏之類亦文也求其人而不得則以書記之類當之抑此則與孔子所謂

獻者抑又甚矣夫孔子所謂文不足欲以書傳信也所謂獻不足欲以從信書也文則墳索記載之屬不必言矣而獻則指當代之識大識小耆舊賢君子而

在若晁氏則以千載之後纂述古昊久久已晨有故全欲以文詞取信而所望不在獻所為晉秦論一類以當獻者不欲舉孔子所究兩端獨存其一故以

言之稍近其以者塞之其弁孔子所謂獻眉終不敢謂其爲一例也以此稱足文足以獻之不足猶杞宋也今　王公續通致其義例一倣馬氏所又益以海

運書院詩數端所擧緊者在衛猶一類說者以爲衛統資政學之所自出故獨重是矣予以爲衛吳胥諸可者也與以言所書於牘者又與庶幾所謂吳從者

學以觚爲戲異亦以議論文字爲人者亦遠矣要之鼎彝所謂戲者文也不必稱戲公之所謂戲者戲也異從己注非孔子所謂戲嗟虖是安得腰對行廚代

肎其人守去君子詹述以
僞而詩亂信哉正言者懼
時逢後期其言以信目其
證言以獻不可得亦不必
需也孔子不云孝其人存
則其政舉蓋低者書皆盈

數十西夏纚二大備若信
旲書則舉旲政舉者昰人
心昰獻尚譔徵壽不然簡
冊者以爲糟粕昰從旁稱
賢人者壽畫亓口誦之亦
必以爲此食麩粕者安足

儒臣有贊一如齋肅又安
能投足於古今奏記之問
學夫以孔子之聖不信於
定哀不是以象獻而徵之
也而後並乃滋信閒審以
為聖果者不以為賢是矣

古今百目之外也而皆賢從君子安得不以空文寄信孺方 王公初試吏仁賢與等所爲寧不稱甚得志即稍召還爲御史非文語卭笮

後稍遷亦不久宦吳寵幸
矻矻衞尋於輶車筆槖閒
得以略知子雲虞卿左丘
以說夫長罵故亂吳而猶
餓公食貧盲力一以憂孔
子杞要以憂最徵後王凱

其以廉貞可信庶免文弊
獻而足學是在信而舉之
則賢亦文文亦賢杞宋之
嘆于古之快也
國家鼎盛鴻藻潤色五旋
循環以用其弦轍未可必

丙子萬年胥月紹明此業者
昊優踵戚以是昊盲爲獻
余公獻共以也
萬曆柴卯五月鄭曰東題
許維新頓首謹書

濮陽守孫亨弘隸

刻續文獻通考文移

直隸松江府為公務事萬曆三十年三月初三日蒙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何　憲牌照得王叅憲所緝續

文獻通考典故悉備有裨經濟可與正書并傳不

朽相應刋行嘉惠宇内所有工費除已會同　鹽

院議助及移會　學院聽另行助給外為此仰司

行府將原貯刋吳觀録銀及華亭縣解到本院公

費銀凑足一伯兩少充剞劂之費原送通考二冊

已轉送　學院查覽該府即召匠估計刋刻仍查

堪動官銀具詳　撫臺動支陸續凑用以成王叅

憲著書不朽之意又蒙
督理浙直鹽課監察御史周　憲票照得該府新刊
續文獻通考一書誠爲盛舉第恐工費浩繁合行
資助仰府即便動支本院官銀一伯兩以佐鐫板
之用又蒙
督撫應天等府右叅都御史曹　詳批瞿宏等助工
銀既在庫准於內動支一伯兩少佐刊書之費又
蒙
提督南畿學校監察御史趙　詳批文獻通考續集
有關世教之書當刻所欠工價當於本院空缺齋

膳銀動支一伯二十七兩給發又蒙
整飭蘇松等處兵備湖廣按察使鄒　詳批瞿宏等
支剩銀四十一兩幷發充刻工支用又先蒙松江
府　查將本府積餘公費一伯三十六兩四錢五
厘及修河剩餘銀三十八兩一錢四分三厘申請
動支作爲刻工等費蒙　巡按察院何批准照數
動用又蒙松江府理刑廳　捐俸八兩發學助工
又蒙
華亭縣知縣事俞　捐俸五十兩徑送府學給發刊
匠又蒙

上海縣知縣事劉　捐俸三十兩申給助工又蒙

青浦縣知縣事沈　捐俸二十兩申給助工又蒙本

府票行

松江府儒學訓導漆登雲請取本官修完通考逐一

磨對選令善寫人役照式楷書以憑發刻又蒙本

府票行

松江府照磨所照磨李士先將合用梨板行令木戶

預備聽用仍鳩工刋刻先具姓名報府以憑查考

續文獻通考引

余之續通考也蓋有感於宣聖之說禮也夫宣聖生知而其說二代之禮猶以文獻不足爲歉則文與獻皆歷朝典章所寄可缺一也與哉貴與氏之作通考窮蒐典籍以言乎文則備矣而上下數千年忠臣孝子節義之流及理學名儒類皆不載則詳于文而獻則畧後之說禮者能無杞宋之悲哉余旣輯遼金元暨

國朝典故以續其後而又增節義書院氏族六書謚法道統方外諸考以補其遺俾往昔賢哲舉得因事以見姓名而援古據今之士不至湮淬無稽故總名之曰續文獻通考而其詳則備誌於凡例云王圻謹識

續文獻通考凡例

一馬貴與所著通攷絶筆於宋然自嘉定以後什不得一矣胡元典故闕焉未備余用搜輯史乘及名家文集諸書悉依貴與目録編次成帙第恨藏書未廣遺漏尚多方有望於同志者

一宋真以後遼金事蹟十居六七舊考削而不入豈貴與乃宋相廷鸞子故不樂敘其事抑宋末播遷之際二國文獻不足故偶缺耶然輿圖之沿革祥異之昭垂及政事美惡之可爲戒法者惡可盡棄弗録余故摭其大節補入各目下事則取之史乘序則附之宋末

一唐虞三代以及宋元文獻幾乎備矣　國朝禮樂制度軼唐虞而陋宋元可獨闕乎　金匱石室之藏雖或不能盡覩余嘗從臺臣之後凡六曹文牒暨諸先賢奏牘咸口誦手録得什一于千百遂即貴典欵以類附入俾考古者得以證今幸成一代完書

一水利乃國家大政而水利之最鉅者在北莫如黃河在南莫如震澤前考皆未備今別述黃河太湖二考附水利田之後俾在事者得以按蹟而圖揆

一前述水利田不過略載興革事蹟其海瀆江湖派經各郡縣境或資灌溉或通漕輓或作地險不可漫無紀録因作河渠考以附黃河太湖考之後

一忠孝節義綱常所關史家亦往往爲立傳而舊攷未載余故別剏節義一目附學校攷之後非止爲往者揚其芳亦欲令來者繼其躅忠止錄其處變者死生之際猶難言耳

一書院義塾原考不載此乃道學淵源所係故增附學校攷之末或　朝廷額設或先賢剏置凡有功于講習者悉爲蒐入

一氏族有志古人用以別生分類寔維世大端也舊攷未載今摭取經史諸書及尚古類氏等書作氏族考以附封建攷之末

一六書之制前代列于學官專置博士蓋以察官方而

稽氏治不可一日弗講者故摭拾群籍作六書考附
經籍考後以補貴與氏之未備
一謚法肇自成周迄于累代遵行罔缺盖定褒貶于身
後垂勸戒于方来亦　國家至鉅典也前考未及今
搜輯遺書作謚法考附王禮考末庶足為彰善癉惡
之一助
一舊考止載漕運而海運一事紀述未詳今查歷代沿
革始末彙成一帙附漕運考之後俾司　國計者稽
焉庶足以備不虞
一道統有關于世敎大矣前考未載而後有述者在上
則止于堯舜禹湯文武在下則以宋儒直接漢代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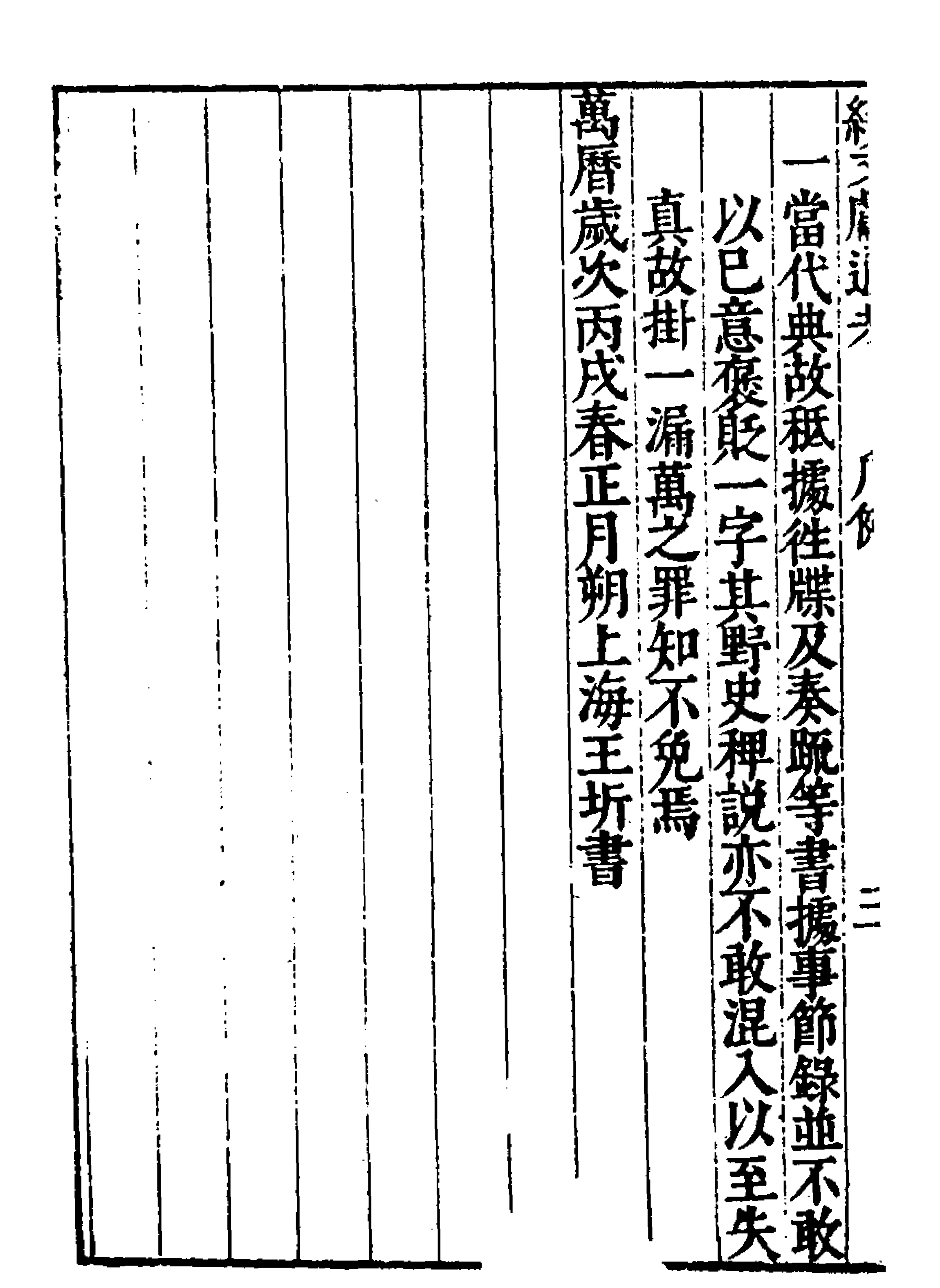
儒而漢唐以降全無及焉然或爲表章於上以興起斯文或爲講論於下以駁正同異則漢唐君臣似亦未可盡泯余因作道統考以附帝系考之後

一原考不載仙釋意在黜異端也然如欒大文成五利諸事具見往牒非取其足垂監戒耶余故增刱仙釋

一目附四裔攷之末

一目録條内註續字者前考已著今續編也註增字者前考全無今增刱也

一是書所載　國朝事蹟如王禮等考擡頭太多今止照俗例空寫一字以便觀覽若經生學士引用自當遵奉須降則式高擡不可以此爲據



一當代典故秪據徃牒及奏疏等書據事節錄並不敢以已意褒貶一字其野史稗說亦不敢混入以至失真故掛一漏萬之罪知不免焉

萬曆歲次丙戌春正月朔上海王圻書

續文獻通考目錄

賢

卷之一百二十三
王禮考續　巡狩
卷之一百二十四
王禮考續　親征
卷之一百二十五
王禮考續　田獵
卷之一百二十六
王禮考續　君臣冕服　后妃命婦服制
卷之一百二十七
王禮考續　圭璧符節璽印
卷之一百二十八

卷之二百二十

物異考續　水災至谷異

卷之二百二十一

物異考續　金異　玉石異　歲凶　地震

卷之二百二十二

物異考續　山崩山移地陷　地生異物　青祥

天雨異物　恒雨　甘露　恒暘　恒燠　恒寒

卷之二百二十三　秋

物異考續　雹　木氷氷花附恒風　恒陰　夜妖

雷震　物自鳴　物自動　物自壞

人異

續文獻通考目錄終

續文獻通考卷之一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田賦考　宋寧宗至金哀宗

宋

寧宗嘉定八年詔兩浙江淮路諭民雜種粟麥麻荳有司毋收其賦田主毋責其租　十一年詔常州嘉興府行經界青田縣主簿陳耆卿奏臣聞之孟軻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蓋良法也不幸而經界法壞則所信者簿書爾併簿書而不足信則何所取信哉且有田則有賦役此常理也田有多寡則賦役有輕重亦常理也今之世乃有田愈多而賦役愈輕者有無田而賦役反重

者此弊在在有之而本郡尤甚姑以青田一縣言之自徃歲巨浸之後牒紙散逸而縱橫變化在吏之掌握而已稅之厚薄當視其物力物力之高下當視其産今田之頃畆初不見於簿而物力之貫陌攔截之簿若是則其源既失矣過割用物力簿起催用二稅簿二者所當相關而今初不相知歲遇攢造不過以徃年陳籍沿襲轉抄而已升降出没既莫得詳鄉胥里豪始得株連姦僞以爲牢不可破之計故有一戸而化爲數十戸者有本無寸産而爲富室承抱立戸者有虚爲名籍以避科歛稍久而成乾没者但見逃絶之家日多租稅之額日減上下歎愁莫知其弊之所自邑今之有意者思欲釐

正之然細民吐氣而大姓則怨然不懌矣官本制民今制於民觸類而長之豈獨一青田哉三歲一推排此常式也今或至十年而不講是使民之患苦無時歇也然則簿書何自而正乎臣愚欲乞睿旨行下諸路戒飭所在官吏申嚴推排之法其出入規避者重寘憲典每歲攢造必選一邑佐之清强者躬督其事旣成則倂舊籍上之郡郡復委僚屬研覆之有訴不平或得其實官吏俱從收坐庶幾賦役均一牒訟稀簡吏稱職而民安業誠非小補　十六年詔州縣經界毋增紹興稅額　十七年申嚴兩浙諸州輸苗過取之禁　泉州舊爲台信建昌邵武包納上供銀大爲民病至是宋鈞知州奏乞

各從初賦從之　陳耆卿代上殿劄子曰粟帛者民之所有也錢者民之所無也民各輸粟與帛而官俾之輸錢固已非矣至有名曰上供銀錢而其禍酷于二稅者此不可不知也閩之郡八其最甚曰泉臣因巡行入境見其土薄瀕海民多艱食而永春德化安溪三邑介處窮谷怵迫尤甚正賦窘無以辦況其他乎稽諸故常每歲台信建昌邵武四郡總納上供銀兩一萬五千六百蓋爲本州衣糧之助蠲半之後惟廣信僅僅取足二郡則否自乾道至開禧已積逋十五萬足爲錢七十五萬緡前此守臣雖聞於朝然止及三年逋欠之弊未及本州科斂之弊也祖例産錢一緡以上合輸銀錢無官民

之分也其後祝聖道場及逃絶戶得免免者猶未衆也
其後一命以上咸得免而免者始衆矣又其後士凢薦
于天府而籍于太學者咸得免而免者愈衆矣免者愈
衆則科者愈寡故以官戶士戶合科之賦而併於貧弱
之家貲不滿百例行科配厥價微踴每兩科至二千八
百正錢之外有頭子錢有帶鈔發納錢有綱脚贉脚等
錢民無所措則有淪落有轉遁有咨怨號呼而已夫一
指有傷則通體不樂三州之民民也衆民亦民也彼不
之輸而此代受其害何忍乎開禧初有旨嚴趣逐郡照
元定色目應副矣而積壓如舊爲今之計非得朝廷王
盟以三州銀額撥田俾之認納而本州衣緜自行措置

縱未能然亦當為七邑下戶痛絕前擾而均之有品秩者之家貲不滿貫而科及額外者必罰無赦斷在必行毋掛墻壁則遠民可以息肩矣

理宗寶慶元年七月詔諸路州軍受納苗米不許過數增入多量斗面令轉運司覺察　時曹叔遠知袁州減秋苗斛面米七千四百餘斛　二年八月令戶部申嚴州縣受租科取之禁轉運使察其違者劾之嘉熙三年淳祐四年詔同　紹定二年詔今後州縣催科必遵常制縣令非才擇佐官可任者委之仍不許差官復寄居權攝　十月知婺州莫澤辭上曰婺州正要人扶持記得向時守臣魏豹文曾理會經界行得如何澤奏婺州向

時凋弊皆緣稅籍不明今經界既正賦役均平故不費力　三年六月臣寮奏乞戒飭郡守痛革稅賦之弊從之　四年二月臣寮奏乞申飭諸路州縣自今遇訴災傷邑委佐官州委幕職于秋成以前務覈的實蠲減田租仍以分數揭之通衢如或稽慢守令鐫黜漕臣覺察不嚴一體議罰從之　九月右正言何琮奏戒飭州縣已蠲閣租賦不許科督苗米不許增量監司察其違戾許民越訴甚者以贓私論必罰無赦從之　五年臣寮奏乞戒飭諸道常平使者遵用淳熙詔令每歲覈州縣豐歉分數或災傷重處即與賑恤不許隱蔽不實違者臺諫按劾　端平元年三月臣寮奏乞令戶部戒飭諸

路漕臣詳具州縣二稅租額毋令失陷其有籍于安邉所及撥賜寺觀蠲免者毋得刱立名色均敷仍令攷正定額上之臺省從之　是年都省言近來朝廷戶部財賦會計不明用度無節詔令尚書省記簿房置局稽攷委都司官同樞密院編修官編類端平會計錄仍令條具來上　二年詔令浙西臨安平江嘉興鎮江常州安吉守臣將未修復圍田許官民戶承佃經理　四年八月詔諸路苗米毋得多量斛面及過數增收　淳祐初年王遂奏罷坍塌逃亾田稅　三年八月詔戶部申嚴州縣增苗米斛面之禁其七年八月詔八年八月詔十年八月詔開慶元年八月詔景定三年七月詔五年十二

月八月詔俱同　五年三月詔曰時方多事念未能蠲租減賦而吏之不良乃肆貪虐或有前期預借或抑配重催斛面取贏或厚價抑納朘毒吾民朕深憫焉可令監司常切覺察務蘇疾苦而銷愁歎倘隱而不聞公論所指必罰無赦　六年殿中侍御史兼侍講謝方叔言豪强兼併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權也國朝駐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内之生齒日繁權勢之家日盛兼幷之習日滋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上下煎迫識者懼焉夫百萬生靈生養之具皆本於穀粟而穀粟之産皆出於田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

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於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家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強之食兼并寖盛民無以遂其生於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爲之防乎去年諫官嘗以限田爲說朝廷付之悠悠乞諭二三大臣摭臣寮論奏而行之使經制以定兼幷以塞于以尊朝廷裕國計陛下勿牽貴近之言以搖初意大臣勿避仇怨之多而廢良策則天下幸甚帝從之　八年詔知建昌軍南豐縣黃端亮奪官一等放罷以其增收苗賦科罰多私也　詔王疇更削官一等正其括田擾民之罪

九年正月詔兩淮荆湖沿江制帥司行下所隸勸諭

軍民從便耕種秋成日官司不得分收　寶祐二年十二月殿中侍御史吳燧言州縣財賦版籍不明近行經界旣以中輟欲令州郡下屬縣排定保甲行手實法詔先令兩浙江東湖南州軍行之　三年上問手實之法施行如何丞相謝方叔等奏自實即經界遺意惟當檢制吏奸寬其限期行以不擾而已轉運副使高斯得言按史記秦始皇三十年令民自實田主上臨御適三十一年而異日書之史冊自實之名正與秦同方叔大愧即爲之罷　四年詔寧國府守臣趙汝謀推行經界職事修舉陞直文華閣　五年行經界推排法時賈似道請行推排法于諸路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

力竭矣

度宗咸淳元年監察御史趙順孫言經界將以便民雖窮閻下戶之所深願而未必豪宗大姓之所盡樂自非有以深服其心則何以使情意之悉孚哉且今之所謂推排非昔之所謂自實也推排者委之鄉都則徑捷而易行自實者責之人戶則散漫而難集嘉定以來之經界時至近也官有正籍鄉都有副籍彪列臚分莫不具在為鄉都者不過按成牘而更業主之姓名若夫紹興之經界其時則遠矣籍之存者寡矣因其鱗差櫛比而求焉由一而至百由百而至千由千而至萬稽其畝步訂其主佃莫如鄉都之便也朱熹所以主經界而闢自實

者正謂是也州縣能守朝廷鄉都任責之令又隨諸州之便宜而爲之區處當必人情悉孚不令而行矣從之

司農卿兼戶部侍郎李鏞上言夫經界嘗議修明矣而修明卒不行嘗令自實矣而自實卒不竟豈非上之任事者每欲避理財之名下之不樂其成者又每倡爲擾民之說故寧坐視邑政之壞而不敢詰猾吏奸民之欺寧忍取下戶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蓋經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必徧走阡陌必盡量步畝必審定等色必細折計算姦弊轉生久不迄事乃若推排之法不過以縣統都以都統保選任才略公平者訂田畝稅則載之圖冊使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

籍而已臣守吳門已嘗見之施行今聞紹興亦漸就緒湖南漕臣亦以一路告成竊謂東南諸郡皆奉行惟謹其或田畝未當則令鄉局釐正之圖冊未修則令縣局程督之又必郡守察縣之稽違監司察縣之怠弛嚴其號令信其賞罰期之秋冬以竟其事責之年歲以課其成如周官日成月要歲會以綜核之於是詔諸路漕帥施行焉　七年八月陳正奏釐正催科之害弓手下鄉之擾等事有旨依行　十年侍御史陳堅殿中侍御史陳過等奏今東南之民力竭西北之邊患棘而邸第戚畹御前寺觀田連阡陌亡慮數千萬計皆巧立名色盡蠲二稅不可不加釐正望與二三大臣亟議行之詔可

遼

太宗會同二年罷南北府民上供及宰相節度諸賦役非舊制者　十月詔有司教民播種紡績　九年七月詔徵諸道兵傷禾稼者以軍法論

聖宗統和七年二月雲州租稅請止輸本道從之　三月禁芻牧傷禾稼　八年五月詔括民田　九年春正月詔免三京租賦仍罷括田　十年八月觀稼仍遣使分閱苗稼　十月詔定均稅法　十三年正月增泰州遂城等縣賦　十四年以南京新定稅法太重減之　開泰元年詔年穀不登田園蕪廢給牛種以助之　太平八年正月詔州縣長吏勸農

興宗即位詔力辦者廣務耕耘空閒輸納家貧者全虧種植多致流亡宜通檢括普遂均平　重熙二年八月遣使閱諸路禾稼

道宗太康六年十二月減民賦

按遼史遼之舊俗其富以馬其強以兵縱馬於野弛兵於民有事而戰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強射生以給日用糗糧芻茭及其有國內建宗廟朝廷外置郡縣牧守經費日廣服御寖盛始亦事農而法頗不一太平七年詔諸屯田在官斛粟不得擅貸在屯者力耕公田不輸稅賦此公田制也餘民應募或治閑田或治私田則計畝出粟以給公上十五年募民耕灤河曠地十年始租

此在官制田制也又詔山前後未納稅戶並於密雲燕樂兩縣占田置業入稅此私田制也各部大臣從上征伐俘掠人戶自置郛郭為頭下軍州凡市井之賦各歸頭下惟酒稅赴納上京此分頭下軍州賦為二等也夫遼地多沙磧三時多寒春秋耕穫及其時黍稌高下因其地不得與中土同矣然初年農穀充羨賑饑恤難旁及鄰國沛然有餘果何道而致其利哉以勸課得人規措有法故也

金

金之田制量田以營造尺五尺為步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民田業各從其便賣質與人無禁但

令隨地輸租而已凡桑棗民戶以多植爲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猛安謀克戶少者必課種其地十之一除枯補新使之不缺凡講射荒地者以最下第五等減半定租八年始徵之作已業者以第七等減半爲稅七年始徵之自首冒比鄰地者輸官租三分之二佃黃河退灘者次年納租其租稅法官地輸租私田輸稅租之制不傳大率分田之等爲九而差次之夏稅畝取三合秋稅畝取五升又納秸一束束十有五斤夏稅六月止八月秋稅十月止十二月爲初中末三限州三百里外紓其期一月墓田學宮租稅皆免民愬水旱應免者河南山東河東大名京兆鳳翔彰德部內支郡夏田四月秋

田七月餘路夏以五月秋以八月水田則通以八月爲限遇閏則展期半月限外愬者不理非時之災則無限損十之八者全免七分免所傷之數六分則全徵桑被災不能蠶則免絲綿絹稅諸路雨雪及禾稼收穫之數月以徒步申戶部

太祖收國元年夏五月詔東京州縣及南路降者除遼法省稅賦　七年正月詔曰諸州部族歸附日淺民心未寧今農事將興可遣分諭典兵之官無縱軍士動擾人民以廢農業

太宗天會元年勑有司輕徭賦勸稼穡　四年詔曰朕惟國家四境雖遠而兵革未息田野雖廣而畎畝未闢百

工略備而祿秩未均方貢僅修而賓館未贍是皆出於民力茍不務本業而抑遊手欲上下皆足其可得乎其令所在長官敦勸農工　九年正月分遣使者諸路勸農

世宗大定五年十二月以京畿雨猛安民戶不自耕墾及伐桑棗爲薪命大興少尹完顏讓巡察　八年十月彰德軍節度使高昌福上書言稅租甚重上諭翰林學士張景仁對曰今之稅歛殊輕非稅歛則國用何由而足遂寢其奏　九年四月遣翰林修撰蒲察兀虎監察御史完顏鶻沙分詣河北西路大名河南山東等路勸猛安謀克農　十一年正月上謂宰臣曰往歲清暑山西

近畿禾稼甚廣殊無畜牧之地因命五百里外乃得耕種今聞民皆去之他所甚可矜憫其令依舊耕種　是歲尚書省奏天下倉廩貯粟二千七十九萬餘石上曰朕聞國無九年之畜則國非其國朕是以括天下之田以均其賦歲取九百萬石自經費七百萬石外二百萬石又爲水旱之所蠲免及賑貸之用餘纔百萬石而已以廣儲畜備饑饉也小民以爲稅重小臣沽民譽亦多議之皆不慮國家緩急之備　十三年十月勑州縣官不盡力催督租稅以致逋欠者可止其俸使之徵足然後給之　勑每歲令各管州縣官勸農　十七年上問宰臣曰遼東賦稅舊六萬餘石通檢後幾二十萬六萬

時何以仰給二十萬後所積幾何戶部契勘謂先以官
吏數少故能給今官吏兵卒及孤老數多以此費大上
曰當察其實毋令妄費　二十年三月以戶部尚書曹
望之之言詔減鄜延及河東路稅五十二萬餘石增河
北西路稅八萬八千石　二十一年正月上謂宰臣曰
山東大名等路猛安謀克之民往往驕縱不親稼穡不
令家人農作盡令漢人佃蒔取租而已富家盡服紈綺
酒食遊宴貧者爭慕效之欲望家給人足難矣近已禁
買奴婢約其吉凶之禮更當委官閱實戶數計口給地
必令自耕力不足者方許佃于人仍禁其農時飲酒
六月諭宰臣曰近遣人閱視秋稼猛安謀克人惟酒是

務往往以田租人而預借二三年租課者或種而不耘聽其荒蕪者自今皆令閱實各戶人力可耨幾頃畆必使自耕耘之其力果不足者方許租賃如惰農飲酒不勸農課及其本官猛安謀克幷都管各以等第科罪收獲數多者亦以等第遷賞　二十二年以附郭猛安戶不自種悉租與民有一家百口隴無一苗者上曰勸農官何勸諭爲其令治罪乃從王儵所奏以不種者杖六十謀克四十受租百姓無罪　二十三年是歲奏猛安謀克戶墾田一百六十九萬三百八十頃有奇牛具三十八萬四千七百七十一在都宗室將軍司墾田二千六百八十三頃七十六畆牛具三百四迭剌唐古二部

墾田萬六千二十四頃一十七畝牛具五千六十六

二十九年四月時章宗已即位上封事者乞薄民租稅恐廪粟

久積腐敗省臣奏曰臣等議大定十八年戶部尚書曹

望之奏河東及鄜延稅重遂減五十二萬餘石去年赦

十之一而河東瘠地又減之今歲入度支所餘無幾萬

一有水旱之災何以待之如慮腐敗令諸路以時曝晾

毋令致壞違者請論如律制可　七月減民田地租十

之一河東南北路地十之二下田十之三

章宗明昌二年三月勑自今民有訴田畝被水旱災傷者

即委官按視其實申所屬州府移報提刑司同所屬檢

畢始令翻耕　六月尚書省奏近制以猛安謀克戶不

務栽植桑果已令每十畝須栽一畝今乞再下各路提
刑及所屬州縣勸諭民戶如有不栽及栽不及十之三
者並以事怠慢輕重罪科之詔可　八月諭尚書省去
歲山東河北被災傷處所閣租稅及借貸錢粟若使徵
之恐貧民未蘇俟豐收日以分數帶徵　三年宰執論
區種法于上前上曰恐農民不達此法如其可行當徧
諭之　四年上與宰執復言其法參知政事胥持國曰
今日方之大定間戶口既多費用亦厚若區種之法良
多利益可令試種於城南之地委官監督民見收成之
利當不率而自效矣參知政事夾谷衡以爲若有其利
古已先行且用功多而所種少復恐廢壠畝之田功也

上曰姑試行之乃勑諭農民使區種先是陳言人武陟高翌上區種法且請驗人丁地土多少定數令種上令尚書省議既定令農田百畝以上如瀕河易得水之地須區種三十餘畝多種者聽無水之地則從民便仍委各千戶謀克縣官依法勸率　遣戶部尚書李獻可等分路勸農事　五月覩稼于近郊諭左司徧諭諸路令月具雨澤田禾分數以聞十月諭尚書省曰海壖石城等縣地瘠民困所種惟黍稗而已及賦于官必易粟輸之或令止課所産或依河東路減稅當定議以聞　五年二月陳言人乞以長史勸農立殿最遂定制能勸農田者每年謀克賞銀絹十兩疋猛安倍之縣官于本等

陞五人三年不怠者猛安謀克遷一官縣官陞一等田荒及十之一者笞三十分數加至徒一年三年皆荒者猛安謀克追一官縣令以陞等法降之爲永格　六年正月詔罷括陝西提刑司言本路戶民安水磨油栿所占步數在私地有稅官地則有租若更輸水利錢銀則是重併也乞除之省臣奏水利錢銀以輔本路之用未可除宜視實占地數除歲租命他路視此爲法　承安元年四月初行區種法男年十五以上六十以下有土田者丁種一畝丁多者五畝止馬百祿奏地肥瘠不同乞不限畝數制曰可　五月觀稼近郊因閱區田　定官民存留見錢之數　泰和元年六月用尚書省申明

舊制猛安謀克戶每田四十畝樹桑一畝毀樹木者有禁鬻地土者有刑其田多汚萊人戶缺乏并坐所臨長吏按察司以時勸督有故慢者量決罰之仍減牛頭稅三之一　二年六月諭尚書省諸路禾稼及雨多寡令州縣以聞　四年九月尚書省奏近奉旨講議區田臣等謂此法本欲利民或以天旱乃始用之倉卒施功未必有益也且五方地肥瘠不同使皆可以區種農民見有利自當勉以效之不然督責雖嚴亦徒勞耳遂勅令所在長官及按察司隨宜勸諭亦竟不能行　五年三月諭宰臣凡輸送粟麥三百里外石減五升以上每三百里遞減五升粟折稭百稱者百里內減三稱二百里

緘五稱不及三百里緘八稱三百里及輸本色藁草各
緘十稱　九月命樞密使宗浩禮部尚書賈鉉佩金符
行省山東等路括地　宣宗時高琪欲從言事者歲閱
民田徵租高汝礪疏奏國朝自大定通檢後十年一推
物力惟其貴簡靜而重勞民耳今言者請如河北歲括
實數之田計數徵斂即常時通檢無乃駭人視聽使之
不安乎且河南河北事體不同河北累經劫略戶口亡
匿田疇荒廢差調難依原額故爲此權宜之法蓋軍儲
不加多且地少而易見也河南自車駕巡幸以來百姓
輳集凡有閑田及逃戶所棄耕墾殆徧各承原戶輸租
其所徵斂皆准通推之額雖軍馬益多未嘗缺誤詎宜

一槩動擾若恐豪右蔽匿而逋征賦則有司檢括亦豈盡實但嚴立賞罰許其自首及聽人告捕犯者以盜軍儲坐之地付告者自足使人知懼而賦悉入官何必爲是紛紛也抑又有大不可者三如每歲檢括則夏田春量秋田夏量中間䄠種亦且隨時量之一歲中略無休息民將厭避耕種失時或止耕膏腴而棄其餘則所收仍舊而所輸益少一不可也檢括之時縣官不能家至戶到里胥得以暗通貨賂上下其手虛爲文具轉失其真二不可也民田與軍田犬牙相錯彼或陰結軍人以相冒亂而朝廷止憑有司之籍儻使臨時少於原額則資儲缺誤必矣三不可也夫朝廷舉事務在必行既行

而復中止豈善計哉議遂寢　興定元年四月單州雨雹傷稼詔遣官勸諭農民改蒔秋田官給其種　五月原武縣雨雹傷稼詔官貸民種改蒔　三年正月稅民種地畝　時劉從益爲葉縣令自兵興戶減三之一田不毛者萬七千畝有奇其歲入七萬石如故從益請於大司農爲減一萬民甚賴之流亡歸者四千餘家　二月尚書右丞領三司事侯摯言按河南軍民田揔一百九十七萬頃有奇見耕種者九十六萬餘頃上田可收一石二斗中田一石下田八斗十一取之得九百六十萬石自可饒給歲支且使貧富均小大各得其所臣在東平嘗試行一二年民不疲而軍用足詔有司議行之

四年十二月鎮南軍節度使温廸罕思敬上書言今民輸稅其法大抵有三上戶輸遠倉中戶次之下戶最近然近者不下百里遠者數百里道路之費倍於所輸而雨雪有稽違之責遇賊有死傷之患不若止輸本郡令有司檢算倉之所積稱屯兵之數使就食之若有不足則增斂於民民計所欲不及道里之費將忻然從之矣　五年十月上諭宰臣曰比欲民多種麥故令所在官貸易麥種今聞實不貸與而虛立案簿反收其數以補不足之租其遣使究治　元光元年九月權立職官有田不納租罪

哀宗正大四年四月徵夏稅二倍

續文獻通考卷之一終